

汉语表达者

阿 来

阿 坝 阿 来



修正文库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阿坝阿来

阿 来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阿坝阿来 / 阿来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04.1

(汉语表达者系列)

ISBN 7-5008-3256-7

I. 阿... II. 阿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4305 号

责任编辑: 王小平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邮 编: 100011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 62005038 (传真)
发行热线: (010) 62005049 62005042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市梨园彩印厂
版 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: 120 千字
印 张: 6 插 图: 16
书 号: ISBN 7-5008-3256-7/I · 995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485382

我

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。

命中注定要在汉藏

两种语言之间长期流浪，

看到两种语言下呈现的

不同心灵景观。

我想，

这肯定是一种奇异的经验。

阿来小传

阿来，藏族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区的马尔康县。

1989年，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集《旧年的血迹》，获中国作协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奖。

1997年，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社社长、总编辑。

1998年，人民文学社出版出版长篇小说《尘埃落定》，并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。

2001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《阿来文集》。



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，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，但母语藏语，却像童年时代一样，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。



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、部族传说、家族传说、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。



目 录

少年诗篇	1
红狐	17
槐花	26
老房子	36
有鬼	44
奥帕拉	53
灵魂飞舞	61
野人	73
阿古顿巴	88
鱼	101
寐	114
群蜂飞舞	126
格拉长大	139
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 年会上的演讲	156

少年诗篇

被处置过的田野是蓝色的，我疾速行走。

——杜·布舍《白色的马达》

外公

外公并不真是丹泊的外公。那时丹泊年少，他上头的哥哥和表姐这么叫，他也就跟着这么叫。

外公是被强制还俗的喇嘛。他和自己以前的弟子——丹泊的舅舅住在一起。弟子把四体不勤的老人供养起来，并

把称谓从师傅改为舅舅。这样，丹泊就有了个外公。

舅舅做喇嘛太久，不会农活，就给生产队放羊。

丹泊记事时，外公就已经是很老的样子了。在居里日岗，这个翠绿山林包围着的村子里，说一个人老了就意味着皮肤渐渐有了檀木或是黄铜的质感。那些三十岁上下就开始堆积在脸上的皱纹也渐渐舒展。当一个人是僧侣时，老去的过程就更该是这样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身躯也会慢慢缩小，性情变得天真而和善。丹泊知道外公时，老人就已处于这个过程当中。好像都是要把一个人从小到大的肉体的历史倒过来演示一遍。这样，死亡到来时，也不像死亡，只当世界上未曾有过这人一样。

有时，看着盘腿坐在阳光中的老人，连呼吸的声音都听不到。丹泊就赶紧叫唤：“外公。外公。”老人的眼睛又会放出一团豆粒大小的光芒。

在村里，有着这种看似复杂，实际上却简单自然关系的并不只此一家。这时正是夏天，蓬勃的绿色使寂静丰盈而且无边。舅舅在花园的木栅亭边，倚着三株苹果树用柏木板搭了个平台。天气晴朗时，外公就终日坐在上面，树影和日光在身上交替。花园外边是大片麦地。中间一条大路，过了河上的木桥，路盘旋着上山。顺着外公的目光，可以看得很远，看到路给阔叶的树林吞没。这一带的山间，阔叶林和针叶林之间往往有大片陡峭的草地。

那些草地正是舅舅放羊的地方。

这个时期正是书上说的新西藏成长的时期。居里日岗村行政上属于四川，给人的感觉却还是西藏。丹泊在这个时期长大，比起前辈多点和天地万物息息相关的感觉也再正常不过。村子里已经有了一所国家办的初级小学，一座小水电站。冲动水轮泵和冲动磨坊巨大木轮的是同一条溪

流，建电站时，小学生们每人背一条口袋排着队，唱着歌去参加劳动。

路上，经过一所孤独矮小的房子，学生的声音就变小了。孩子们好奇又害怕。这里住着一个从麻风林痊愈归来的女人。村里给她单独修了一所房子，单独弄一块地不和村里那几百亩大的地相连，还给她一头奶牛。听到歌声，女人就带着一脸笑容到路边来瞧。孩子们口袋里装着拌水泥的河砂，害怕却又跑不动。就把队伍排得更加整齐，大声地唱：

“单干好比独木桥，走一步来摇三摇！”

沙子送到工地，就放学回家。丹泊回家，都要先经过外公的房子面前。等他走近时，外公的眼睛就已经笑到没有了，一个沉沉的白银耳环吊得耳垂和耳朵要分家了似的。

“外公！”丹泊大叫。

外公就从怀里掏出一块冰糖。外公的羊皮袄里总有一块冰糖。上面沾满了羊毛。丹泊不在乎这个。他吃到的东西总是沾有羊毛：麦面烧的馍馍、手抓肉、奶酪，村里有一句新产生的俗谚：“藏人肚子里有成团的羊毛，汉人胃子里有成块的铁。”小学的汉语老师炒菜铲饭，经常把锅刮出刺耳声响，因此就有了这种说法。

丹泊把冰糖塞到口中。先尝到的是羊皮的味道和老人皮肤的味道，然后才尝到甜味。丹泊就又甜甜地叫一声：“外公！”

外公并不说话，偶尔伸手摸摸他的脑袋。更多的时候，他把屁股下的羊皮垫子让出一点，叫外孙坐下，和他同看羊群下山。有时，丹泊就趴在那平台上做作业。外公就会拿过铅笔来，舔舔黑黑的笔芯。神情就好像他不曾是学问深厚的喇嘛，不曾用过笔一样。

丹泊一直以为外公是什么都不做的。

第一次看到外公做事，是藏历鬼节。

这天，母亲避开父亲交给他一个口袋，叫他送到外公那里。平常母亲总要给外公送些吃的东西，也都是背着父亲的。父亲是积极分子，不喜欢舅舅和外公一类的人。父亲会愤愤地说：“寄生虫还在寄生！”鬼节的早上露水很重，丹泊把一串湿脚印留在了干燥的门廊上。

丹泊大叫一声，回答他的是一串铃声叮当。外公家平常上锁的耳房打开了，里面灯光闪烁。外公坐在一排灯盏前，一手摇铃，一手摇动经轮，在大声诵经。丹泊长大的年代，这一切都在禁止之列。眼前的情景，给他鬼祟恐怖的感觉。他退出那房子，只希望留在地板上的湿脚印快些消失。到了外面，丹泊打开口袋，里面是面粉和着酥油捏成的猪头牛头一类狰狞的东西。跑到家门口，他就放声哭了。

母亲说：“这些都是送给你真正外公外婆的东西。我们送不到，只有外公能够帮忙。”

说着，母亲也嚶嚶哭泣起来。那声音，像是一群金色蜜蜂的歌唱。

这几天上山割草，丹泊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表姐。

表姐说：“小声。”

她说：“小声。鬼听到了，要去抢外婆的东西，那些饿鬼。”

丹泊往四周看看，只见树下一团团阴凉，一只只蝴蝶在其间来回飞翔。往后，一有人提到鬼，丹泊就想起很美的林间空地：幽寂、封闭，时间失去了流淌的方向。在他的周围，父亲正确但高高在上。母亲亲切，唠叨，见识却一塌糊涂。所以，一个漂亮清新的表姐对他就十分重要。

表姐还告诉他说舅舅要走了，去一个很远的地方。

“干什么？”

表姐说：“你不懂，他是去看一个人。”

“那我就懂了，他是去看一个女人。”

表姐只大丹泊一岁，平常总是做出大他十岁的样子。对着表姐挥动镰刀的背影，大声问：“那谁去放羊？”

表姐头也不回，说：“外公！”

丹泊就大笑。笑得在草丛中不停地翻滚。他不相信整天坐着，小眉小眼的老头能上山放羊。可舅舅牵了一匹马，真的就走了。送走出远门的人，丹泊就等在羊栏边上。一顶毡帽在雾气中慢慢漂来。终于，帽子下的脸也清晰了。是外公！那张光滑的脸上又有了深刻的皱纹。他带了抛石器，还把一张长刀横插在腰间。他说：“喏，看我这个喇嘛还从来没有这样威风过呢！”丹泊知道外公身上有不对劲的地方，却又说不出不对劲在什么地方。以前，在寺院，他只管供佛参禅，尊比贵族。还了俗，也由以前的徒弟供养，并没有真正劳作过一天。现在，徒弟因为一个神秘女人去了远处。外公这才算是真正开始了还俗的生活。

羊群拥出圈门时，外公肯定眼花缭乱。真正的牧羊人能把这开了闸的水一样外泄的羊数得一清二楚。早上一次，晚上归圈时再数一次。外公的目光要么被一只羊拖出老远，要么一只羊也没有抓住。还是丹泊告诉他：“一百三十二只。”

外公擦一把汗，笑笑，说：“我还以为是一百零八，一串念珠的数目呢。”

他还伸手到以前揣冰糖的地方摸索一阵，说：“我没有冰糖了。”羊群走出老远，还听得见他不必要地大声吆喝，把抛石器摔得噼啪作响。

丹泊对母亲说：“我以为外公要死了，结果却能上山放羊。”

“他大半辈子都享福，六十多岁上头，却不敢老了。”母亲又吩咐放学跟表姐上山去接外公。

下了课丹泊不等表姐，立即飞奔上山。很快，羊群就出现在眼前。看见外公端坐在草地上，又变成了那个一尊小菩萨像般的模样。

丹泊走到外公面前，看见他的嘴飞快地蠕动，就问他吃的什么。外公一笑，说：“啊，刚当喇嘛时背熟的经文。”

丹泊问外公：“你看到过鬼？”

外公却摸摸他的头：“你十岁，你的眼睛没有看到过鬼。”

“那你鬼节时念经，给死人送吃的东西。”

老人脸上就现出很忧伤的那种动人神情，说：“你叫我怎么样给你说呢？”

一声响亮的撞击打断了老人和孩子的交谈。这在羊群中是一种常见的事情。

一只年轻的公羊向头羊的地位发起挑战。

头羊兀立不动，双角粗大虬曲，胡须风轻风中飘拂。年轻的公羊一步步后退，退到很远了，然后向前猛冲。两个羊头撞在一起时，震得人心在胸膛中摇晃。

几下撞击过后，两个羊头都已鲜血淋漓。又一声响亮的撞击过后，外公张开嘴，孩子一样哭泣起来，露出一口整齐的白色。外公的哭声有点像母亲的叫声。他哭一声，然后住了声听那一记要命的撞击，然后再哭一声。这一切加起来，就有了一种游戏的味道。

有一下撞击使得年轻公羊半只角折断，旋转着升上天空。

外公不哭了。他挥舞着带着木鞘的长刀冲到两头公羊中间。他用刀鞘敲击羊头：“退开！我要杀死你了。再打我喇嘛要开杀戒了！”

只在鲜血淋漓的羊头上敲击几下，杜鹃花木做成的刀鞘就裂开了。两只羊不要外公继续威胁，就停止打斗了。断了角的挑战者退到远远的地方。

头羊依然兀立不动。

外公喘着气说：“我打赢了。”他看看刀上的血，厌恶地说，“天哪，拿到我看不见他的地方。”

头羊依然兀立不动，直到背后的天空开始出现绚丽的晚霞。羊群里响起呼儿唤母的咩咩声。它才往山下走，整个羊群跟在它后边，秩序井然。

下山的路上，丹泊看见麻风女人在树丛中窥探，就对外公说：“我看见鬼了。”

外公说：“六十岁的眼睛都不敢说看见，十岁的眼睛晓得什么？”

回到家里，他对母亲说：“我看见鬼了。”

“娃娃家，不要乱说。”

父亲对母亲说：“看看你们一家子，尽教我儿子些什么。”

舅舅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回来。他是去了以前当和尚时寺庙附近的一个地方。所以，父亲说起舅舅时总是说：“哼，那个骚和尚，可能给一条母狗咬了吧。”

倒是外公越来越像个牧羊人了。羊群漫过木桥时，他把桥板踩得咣咣作响。表姐和丹泊都发现外公的身材比舅舅还高大。短短几天，还俗的老喇嘛又是村里那种终日辛苦劳作的壮年男子了。星期天，丹泊要去放羊。表姐说：“放心好了，他行。我还是带你去割草。”